灼艾集

灼艾續集卷之二

四明萬表選集

男達甫訂訨

孫邦孚重梓

餘冬序錄

成王卜居成周其命龜曰余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余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於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挾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嗚呼古之聖賢所以賓其天下國家而公之蓋如

此漢婁敬見高帝敬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周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害民也及周衰分而為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秦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時留侯亦言之漢遂都關中漢之取天下與周異漢不能效周德固然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我死王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其惟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後十世不絕蕭何為相國

買田宅必居窮僻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何之意數之意也周公大聖季孫行父孫叔敖皆賢者自敖已不能法周公而從事於季孫行父之義他尚何及焉雖然此敖之所以為敖也蕭何亦智矣哉世固有擅銅陵藏金穴擄壟斷以自利者厚取於人身死而財遷吾知斯人之不為也

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纊而三軍為之煖煖其言也楚人有饋簞醪者楚莊王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

而飲之三軍皆醉楚莊王不能使河為醪而三軍為之醉醉其賜也然則虛言詭賜亦足以感士也士非虛詭所能感也楚子存心於此蓋有不費而惠者矣

漢卜式當武帝時上書願輸其家半助邊不報後上思式言召拜為中郎式辭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屩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輙斥去毋令敗群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民便之式在漢廷本無奇節而其言有契先哲若此見奇于上夫豈不宜縣令固不足盡其能

也今士大夫言政式多蓋其所為考其治民有如式之牧羊者幾人孟子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者則必為之求粟與芻矣求粟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嗚呼今之人豈惟不知為求粟與芻將并其粟與芻而竊之斯民奈之何其不重厄也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晨朝見曰君有疾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

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太史公曰惟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早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桓侯豈非周子所謂諱疾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者哉蘇軾告其君曰言之於無事之世者易以有所改為而常患於不信言

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嗚呼此桓侯扁鵲之事也

漢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今恨獨此爾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後漢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于天也宋王彥超

將致政毎戒諸子曰吾累爲統帥殺人多矣自死得免爲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爲善事以自庇及卒子孫果無達者史稱彥超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矣若漢陳平輩之所言者比之彥超其用心得無亦有類歟者乎而彥超同時若曹彬其人乃眞爲仁人矣爲將亦在人自處何如爾

趙飛燕譖班婕妤祝詛於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辭辯深足感人　范滂繫獄吏俾祭皐陶滂曰皐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詞語與婕妤類

後人遵此可以廢無益之禱祀矣

虞玩遷司空玩陳讓不聽既拜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談者稱之唐鄭綮同平章事制下綮曰笑殺天下人既視事謂宗戚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纔三月以疾乞骸得致仕此不賢於非才而竊位者乎

石崇被收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予以為散之不如勿聚之為愈也齊曹武被收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妓女耳武之歎即崇之歎也而又曰恨令衆輩見

之武何恨於是夫旣自有以致之矣

陶侃爲荆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旣不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張詠爲崇陽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耶笞而遣之此等小事史何足書然百姓因此知上之教勤於農植家給人足二公之爲惠則大矣

宋謝晦爲荆州都督甚以年少自矜咸問其年答曰三十五或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爲北府都督鄉

比之巳為老矣晦有慙色晦之慙生於自矜年少何足矜正如人言亦何足慙士夫得位顧功德何如少老非所計必以年少官尊為勝秪生其躁進之心有所謂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者將無所不至矣始晦為宋臺右衛還都過家賓客輻輳兄瞻驚駭謂晦曰吾家素以靜退為業汝勢傾朝野豈門户福耶乃離隔户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祖父位不過二千石弟年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高祖不聽晦遂建佐命功寄任益重瞻憂懼成疾不治而

卒悔不警於其兄之言而慚於他人之問持此心志馴至誅滅不亦宜乎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夫善之感人有如此者柳宗元初遷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裴度亦為禹錫言得改連州韓退之作子厚墓誌實載其事以為

世勸夫即一善而稱之宗元亦可追蹤於仁傑矣
蕭嵩為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
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
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退
齋筆錄元豐中王荆公乞罷機政神宗未許其去公
喚老僧化成為作一課更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
與公看命今仕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去上未
許只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
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亦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
遂决大臣去位如蕭嵩之見僧化成之所為告者可

以免後時之殆矣

憲宗賜裴晉公玉帶公臨終封進表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識者賞其明而簡王文正公疾革上臨視賜白金五十兩召楊文公於床前作讓表公覽乃自書四句曰已懼多藏况無用處見謀散施以息災殃是冬公薨文公歎曰精爽不亂如此前代之風後世之法也

党諺進在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即杖之左右問故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諺進武人闇不曉事然使韓信復生不能不服此言

有理諺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說韓信人喫杖不亦宜乎

杜祁公語錄云公為相食于家惟一麵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俗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黃庭堅文集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入宿于城南余所僦舍雖上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憒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

憂耶然則士當富貴之時丁患難之際恒思自反此生有定分焉可也

韓魏公中進士第二人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秩公獨滯於筦庫衆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於職事未嘗苟且及為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後竟位宰相錢明逸在禁林不滿意出為秦州居常快快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噫公之所存自其監庫時已有以異於錢明逸輩之存心者矣

東坡守膠西時熈寧乙卯仕宦十九年家日益貧元豐己未於吳興被逮赴獄黄州安置寓居定慧寺遷臨臯亭就亭立南堂辛酉在黄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爲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所謂東坡者也明年始就東坡築雪堂以居紹聖中成寧遠軍之謫慧州安置寓居嘉祐寺就寺立思無邪齋明年遷于合江之行舘又明年得歸善後隙地數畒營白鶴新居丁丑新成未幾責瓊州於昌化軍安置初僦官屋爲有司迫逐乃買地城南結茆數椽鄰天慶觀極湫隘嘗偃息桄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在儋四年食

芋飲水其窮甚矣元符庚辰得赦北歸明年爲建中靖國辛巳七月丁亥卒於毗陵坡公涉世多難如此徐杭汝潁牧守之樂中書翰林侍從之榮定州方面之貴所得幾何而四十五年間南北奔走風波瘴癘之鄉饑餓勞苦曾不得居一廛託環堵爲終老地也東坡與人書問及生事不濟輒自解云水到渠成不須預慮在儋有詩云海南萬里眞吾鄉亦可謂善處窮者

華豈世以爲高尚道人王子常侍郎嘗問以修行之術華云非道亦非非律又非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

已心田又云以手捫胸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
降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
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
之變不知所終此輩之所謂高尚道人者也夫以嗜
欲殺身貨財殺子孫舉世之通患以政事殺民雖能
官有不自覺者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當時其有感于
王安石之事乎
朱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論内侍甘昇甚力孝宗曰
昇為德壽所薦為其有才爾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
人主兵部尚書羅點嘗與人論士或問天下事非才

不辨點曰當先論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葉夢得除起居郎時用事者蓋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先王嘗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為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為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為先張忠恕理宗時因論對引其伯父栻告孝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辨事之臣欲求伏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用人之道蓋不貴于專有才者如此

庖丁解牛目無全牛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者紀昌視蝨大如車輪射之貫心而懸不絶皆心之所寄也

朱子嘗言劉晏見錢流地上是其會計之熟所致而自謂看得聖人言語熟透直見聖人之心從面前過學者未到此安能以自信耶

人不務實事事可笑溷其中而美其外豈非顛倒見乎謝上蔡有言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别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處譬如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蔬食菜羹却去屋裏喫也試一思何故如此曾紀梵志有翻着襪詩云梵志翻着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

佡眼不可隱我脚彼夸毗子宜少悟矣
太原眇教張世寧既卒神降其妹歌曰休休休偷得休時便好休休歡喜究家無徽頭洛人王域棄官學佛有詩云親疎俱穩人倫了婚嫁齊成俗意周一筆畫鈎塵債斷都無虧欠大家休休休休愛着何時是徹頭彼若有見於出世法耶梵志詩天公未生我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為無衣遣我寒無食令我饑還爾天公我還我未生時此豈所謂齊生死者洪邁記役卒之言六十年前無我六十年後無我生我百年中百年不可過風寒暑濕與饑飽勞逸禍

我今解去人始知我與梵詩正同

天之將明必倏暗而後明火之將滅必霎明而始滅花菓木將死先一年必繁華而盛實其氣始脫惟人事亦有之倏暗者非所憂霎明者不足喜盛之極者衰之兆也

宋大觀中有葛蘩者甞爲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蘩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甞少廢又問何以爲利人事蘩指坐間𨈬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

自鄉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爭長短而已

子路勇於義其言曰人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余觀其為親負米百里之外非其能甘勤苦乎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非其能恬貧窮乎仕衛赴孔悝之難結纓而死非其能輕死亡乎嗚呼此所謂仲由也

管子書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呂氏春秋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

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魏伯陽參同契千周粲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自悟讀書求道如此寧有弗得者乎唐國史補云趙璧彈五弦人問其術璧曰吾之於五弦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吾方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璧璧之為五絃也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之謂歟

魯男子不納鄰婦謂栁下惠懷不逮門之女則可在吾則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惠之可而孔子稱其為善學惠者善其能自審也朱晦菴嘗謂門人言今

學者之病如學孔子便學微服過宋君命召不俟駕見南子與佛肸召欲往之類有多少好處不學却只學此。此其不知魯男子之不可也。

韓退之剥啄行剥剥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嗔逆者語我子胡為然我不厭客困于語言逆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口益蕃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不引去與為波瀾雖不開關變化咀嚼有鬼有神子去不勇其如後艱我謝再拜子無復云往追不及來不有年他日答馮宿書云足下亦見僕有不善乎僕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于人者僕在

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于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以来尅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向者耶以此自謂庶幾無患不知猶復云云命也可知

東坡醉書云俚語有可采者處窮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佚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忍富貴安閑佚忍癢真有道之士也

梁蕭允曰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

顧希武曰積財可以備患患亦生於多財與其困患而積財孰若無財而無患皆名言也

苦說云苦之為義為困悴為勤勞為辛楚為陵侮今姑就勤與困言之天下之味有五而居其一酸鹹之類各有所偏惟苦與甘正相對於是有勞困之象焉書五行曰炎上作苦火之味也惟人之情亦然其為苦正與樂對者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是以味喻志也張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是以味喻言也楊雄曰頫若孔之阜是以味喻學也蓋於安居快適之時寓勤勞困

悴之義君子固有擇焉天下之物甘者常少而苦者常多天下之情苦者常多而樂者常少處樂者易而處苦者難故為學者必攻苦食淡疲精力而不敢逸立身者必飡冰齧蘖絕嗜欲戒遊逸而不干便安是國蒞政治事者必勞心焦思鞠躬盡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後學可成身可立而政事可行也苦之義其盡於是乎

花開而少者悅葉落而老者悲老不知春少不知秋四時之運而人情異焉

張永德寓睢陽時有書生鄰居卧疾永德療之獲愈

生一日就永德求汞五兩既得卽置鬲中煑之成中金自是日與永德遊一日告適淮上永德送行數舍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然慮損君福及後永德為將也下蔡自出騎射淮民環觀有一僧睥睨永德召之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前術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終能謹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為范文正在南京朱家時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為療之病亟囑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乏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囊方書一小冊文正不得已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

年得其子還之封識宛然此事當時記者非一文正之賢固非永德之所能及也

胡宿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為黃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所與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楊楷為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有化瓦石為黃金者乎就楷試之既驗欲授以方楷曰吾從吏祿安事化金乎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竇舜卿監平鄉縣酒稅有僧欲授以化汞為白金術謝曰吾祿足養親不願學也是三人者皆能不為此也

蘇黃門龍川畧志載其兄子瞻從事扶風時嘗入開元寺觀畫古壁有二老僧邀過院曰貧道有一方能以硃砂化淡金為精金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為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為公若不為。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守扶風嘗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畏其得方不能不為爾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為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即出書曰公既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慎勿傳也子瞻

許諾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因具道僧不欲輕傳之意陳固請不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爾公慎爲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鄰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黄州陳子慥在黄子瞻問曰少卿昔竟嘗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竟然病指癰而没乃知僧言誠不妄也然則開元寺僧不欲輕傳之意蓋深懲于授人而爲之得禍者豈非雎陽生不應承德之求所謂慮損君福故耶

吳曾漫錄載程明道語云今僧家讀一卷書便要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閑讀都無用處又云明道嘗至天寧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或疑非明道所能言明道於此其不有所感歟朱子語錄門人說僧家有規矩嚴整士人却不循理朱子曰他是心有用處今士人雖有好底不肯為非亦是他資質偶然如此要之其心實無所用蓋此意也然則吾人而不如僧可乎

山谷嘗言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明種也人從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

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入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細思熟念煩惱從何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入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欲利惡衰怒毀喜譽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喪又自有宿因決不可計較而為之且猿騰馬逐至於澌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亦不知近道之塗亦窮於是此山谷有得于學佛者今人聞伊洛之緒論知學佛為可恥然何曾似渠用工解說到此地位

師友談記東坡謂王寔王寧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

即理會平旦

也

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為了然一日大會親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焉諸子號曰願留一言為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為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勾當則不可矣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

遼制心或勸其奉佛對曰吾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近之矣宋林昉田閒書事神不若心心在斯神在舍心而求神神有不神者矣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此佛法也烏窠云三歲孩兒說
得八十歲老人行不得性空詩云說得一丈不如行
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黄山谷謂洪龜父
云古人此言至言也
豫章生七年後始辨人之難辨有甚于木者而誰能
識之七年之前吾欲以今日之所見而絶望於異日
豈不失人矣乎植物中木槿楊梛斡截而杖斫之場
圃之邊陂池之際横挿倒植無弗生者歷月閲歲欝
然成樹其長又甚易也然其膚理踈而骨體弱華不
終晦而悴葉常先秋而殞夫造化於物亟成者亦亟

敗○人欲爲亟成乎○

正德丁丑正月三日夜夢與人論字俾從人從卑使從人從吏俾猶使也爲人使者人所卑使於人者爲自卑爲吏者能使人吏於人者人之所使也易曰不事王侯其不爲人所使者乎傳曰從吾所好其不爲人所卑者乎夫惟不爲人之所卑斯不爲人之所吏

何予嘗夜若多夢夢亦復若數醒非醉甚勞極比明寐而寤者不趣以十數夢中未嘗不自知其夢也夢中動靜若於平日不異必自詫曰此夢耳乃合我行以是而醒若事與心違所見非思慮所及又必曰此

何為者豈非夢耶以是而醒或夢得大可願樂出素望外必曰我奚有是乃夢所遇以是而醒夢諸怖畏及所可惡情感不倫理未應然必曰是非佳夢何必久之以是而醒夢歷異境參會古人議論非常增廣耳目必亦奇夢乃爾安得長會以是而醒夢有所與必曰夢與人物胡損於余有所受必曰受所夢物於余何有以是而醒夢飲食際必曰我饑固宜夢食緣渴夢飲以是而醒夢飛與墜疾走動心必曰夢魂翩翩不容力禁以是而醒至乃死生入夢骨肉熏灼既欣且哭必大怵惕神識相攖勢不得留以是而醒一

切事物夢類所聞舊占夢事必復念言此當某占其當此驗以是而醒何子引枕一刻之間蓋幾夢而竟未嘗不自以為夢而亟醒者一夜數十夢之間才一得焉所得之事占之來日無不驗也何子晝而歎曰吾殆有夢疾乎孰能治吾疾使無夢乎吾聞至人無夢愚人亦無夢吾不能進於至人吾何以不自愚乎前輩達觀以夢警處世吾晝不知處世之為夢而夜夢中乃獨知夢焉心眼益攪非吾之疾乎或聞之曰先生多夢而數醒惟知其夢也知夢則不惑於夢不惑於夢其肯惑於醒乎世不皆至人不皆愚人孰能

無夢先生而知夢也移夢中之所以知夢者以處世則即知所以處世之夢之道矣何疾之有先生不然而區區於夢醒之別晝日所驗之事夢乎醒乎其別幾何不惑於夢而惑於醒是惑於醒時之夢也是非知夢也是則夢之疾也夫先生其誰使治扎其誰使治扎

山雞自愛其毛終日影水目眩則溺人亦有溺於自愛○矣詧山有異鳥其名曰鸐愛形顧影不自藏為羅者所得士之罹於世網○皆由其不肯自藏○故爾夜蛾撲繞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弗止利祿聲色之在

人往往甘其心而死忽何以異於是哉物有效吾所用而不能無弊者病齒之人服苦參齒愈矣而腰重不舉世不有類是者耶藍蛇有毒尾却解毒當歸生血鬚却破血麻黃發汗根節復止汗酸棗醒睡仁復令人貪睡蝼蛄腰以前治大小便之過滑者腰以後治閉結者一物也為用不同如此又鹽以浸魚肉則能經久不敗以沾布帛則易朽爛一物也所施處各有所宜惟酒亦然阿魏性極臭用以入食餌乃能去臭蒜氣極葷然置臭肉中能掩臭氣葷臭非所當宜也君子醫國有興廢除害之責人才繫

其用舍可不審其所處者耶
山之特土石草木以崇其勢塊而視之欹斜破碎叢
雜蕪穢不可勝指也其在百十里外朝煙暮靄紫翠
如滴橫如蛾眉矗比螺髻山其不以遠為美乎江河
之流潰渠泡沫潢潦汙濁以益其委為而計之臭腐
垢澱汙敗便惡溢濫灌決不可勝道也其在千萬頃
間涵天浴日上下同澈圓光藏珠方景凝璧水其不
以大為潔乎嗚呼美以遠著潔以大致弗崇弗益則
亦弗能至矣君子觀此置身之地弗遠大焉可乎
宋高宗問岳飛曰卿得良馬否對曰臣有二馬日啗

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卸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高宗稱善嗟猶才猶是巳是在識而用之者何如耳

朱文公因啜茶而論凡物食之甘者過後必酸苦者必甘茶本苦而能甘是理存焉始於憂患者終於逸

樂禮而後和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苦而甘之類也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苦而甘也婦子嘻嘻終吝甘而酸也

唐楊收少年廬山脩業時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即有僊分若必仕宦位至公相然終焉有禍能從我學道乎收心在進取謝絕之及登廊廟竟罹南荒之殛夫南荒之殛自其罪之所致也宋夏竦父為侍禁時竦尚幼有道士愛之乞為養子父以竦一子弗許道士曰是兒有僊骨不爾位及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後竦為通判又見昔道士曰尚可作地僊在成都復

見道士跨驢於市搖手曰無及矣遂不復見考棟行事墮落囿所未免然則楊與夏雖有異人之遇亦可救其千生哉

魏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心於君何以相孤如此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敗知其不怯聞流言不信纔可善終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不輟口今因睚眦遂成嫌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顧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嗟夫若胡質者所全多矣

人有常言為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悅民心然後興利

以造民福蓋除弊如解懸民心即喜興利便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興怨故二者當有先後至於二者之事則又各有先後也然非真知利弊之詳的則是非混淆吞以為利而興之而不知其為害以為害而除之而不知其為利或興除之際未得其法則弊隨生而害又起故又在於廣詢博訪取決賢智不專一已之見而求通輿論之公如古人所謂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及於民矣

未雨而雷雨必不成未行而言行必不成古人所以

恥躬之不逮也

近峰聞畧

吳越錢氏歸宋令其從臣江漢臣上圖籍漢臣慮賦重厲民沉諸河太宗怒廢斥死後命右補闕王永均吳越田永以錢氏税畆五斗為一斗曰此天下之中正也太宗從之求曾孫官至尚書左僕射封岐國公江氏至民表以直言正道重於世子遠位至宰相死國難族人自宋以下擢正科者數十人君子以為陰德之報今宋均田者悉歸永而遺漢臣予故并記之以告後之均田者

正德初內閣元臣議攻逆瑾慷慨流涕惟李公東陽俛首不語劉公健謝公遷被斥之日李公祖道餞吁泣下劉公厲聲曰何用今日哭為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耳

景泰間河决張秋歲久弗治乃以諭德徐公有貞為僉都御史往治之先是其地一老人夢有赤幟列九龍口大書徐字其上公至訪求治法遇一異人告公曰誰能無欲公退而思之良久悟曰决河者龍龍欲者珠也制珠者鐵耳即以萬釜實土而沉之功遂

蔡節推昂言成化以前貴久任而專役使如府州縣

佐貳官毎至九年六年區保粮長各三名以次收粮
治水解運甲初年收粮則次年治水粮未完不得以
累乙乙初年治水則次年解運水不治不得以累丙
故事無弊而功易集後官不久任而役各分又別設
塘長故轉相推避肆為慢易官租日負堤防日圮運
餉日誤雖嚴刑督併如近時宋郎中以方王員外景
星之慘擊桀平民多死杖下終不能竟其事
四朝聞見録歐陽子謚文忠京丞相鏜以附韓侂胄
亦謚文忠初謚文穆時有無名子作詩曰一在廬陵
一豫章文忠文穆兩相忘大家吹上梧桐樹自有傍

人話短長近西涯李公謚文正亦有無名子詩云文正從来謚范王如今文正邦難當大家吹上梧桐樹自有傍人說短長

嘉興張寧以才質受寵於　英宗嘗稱為我張寧吏部察上意推為巡撫都御史上曰張寧止可作都御史耶繼推南京侍郎上曰侍北部有缺来說未幾憲宗即位詔給事中陞二級外補寧僅得通判至知府耳晚歲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隂禍以辱先人乃至是傍一妾遽云誤我輩即隂隱耳寧即日嫁者數人惟一妾號泣不忍去侍寧終其身寧以文學名所

者有方洲集豈天子不能貴一臣而嫁妾不足為陰德耶

錦衣衛校恒以妖書左使人習之輙獲其罪為已功成化間有校董章者用其術致位都指揮使又夤緣貴戚以結姻黨富擬王侯一日晨朝若有人捽于馬前頓仆不起從者亦若被捶遂悉驚遁去章所見皆被害者也歸即獲人面瘡於額家人以穢惡不敢近卒後家破妻妾散亡徐大參翊目見之嘗述以為世戒

太祖欲斬一善星曆者問何人斬汝曰緋衣人特命

劊者更白衣斬之既斬問劊者則裴姓也江西程郎中德堂言

淵明詩云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眞意欲辯已忘言昔人謂達摩未西來淵明蚤會禪矣

富公問堯夫人有潔病何也曰胷中滯礙而多疑耳此亦未爲害但疑心重萬境皆錯最是害道第一事

辛丑秀水有楊姓者里長索租過之見其家方治湯餅因索食楊曰吾自度不免故鬻家具以足一飽非爾所可食也里長竟取食之食頃楊舉家與里長俱死蓋先置毒餅中也又長洲一人鬻其妻臨行妻解

衣與其姑姑曰爾去當衣此婦曰彼旣取我宜有衣耳姑服而悲咽婦傷其姑相繼投於水夫爲售者迫其償亦溺皆死焉又一鬻妻者止索錢五十文售者疑其過廉也夫曰吾妻事我二十年餘今遭此不忍見其餓且死耳故不須厚價爾其善遇之無靳也別去即往酒家取醉赴水死嘉靖甲申鳳淮諸處災有母食子姑食婦夫食妻者市中餅餌多人肉釀之南畿大疫死者過半民居多無主飢不逮辛丑而患過之有司之罪也

蕪湖胡爟字仲光舉弘治癸丑進士改庶吉士內閣

試上苑聞鳩詩曰風日晴和欲醉人耳邊忽送一聲新似將明主三推意喚起良農四海春花鳥有情憐好景雨暘無補愧微臣聽餘忽起江南思百畝沙田野水濱內閣以雨暘句為譏已遂黜為户部主事予亦嘗病此故喬太宰贈予詩有浮雲長蔽一春晴之句

捫蝨新話云世傳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孟子後絶無人何也文定曰只有過孔子上者如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雲峰岩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於意不解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

仕皆福釋氏耳荆公欣然歎服他日語張天覺撫几歎賞白達人之論也遂記於案間

予先大父嘗言正統景泰間有丐者奉其父母居南倉橋之磐鋪中時父母俱以疾廢丐者辰出而午歸未出而酉歸躬自炊爨魚肉皆市中所得精美者暮置酒跪拜於前喧歌以進必父母歡醉而後已市人皆賢丐者而樂施之

珊瑚詩話云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正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

觸事感物托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証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迂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鍾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叙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歎悲憂深思謂之吟吟永情性揔合而言謂之詩蘇李之上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衆躰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謂之詔制與詔同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彝憲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謂之訓屬其人

而告之謂之誥卽衆師而申之謂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謂之命出於上謂之教行於下謂之令時而戒之者勑也言而諭之者宣也諮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册也言以倫而析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書者纘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對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而陳之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崇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諭之禍

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矢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脩儲后之問伸咨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畧也啟者文言之而詳也疏者言之公上也牒者用之於官府也捷書不緘插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承者總謂之文也此文之異名也

元季時吾蘇有盛醫官者宅後爲王皮匠牀盛欲得之百計求併不能遂一日匠死乃立僞契以所親與物故各數人爲證呼其子諭云汝父旣以地售我何得久處其子初亦因辨然屈於券證卽以地與盛發

憤而死時盛無子明年生一子數歲不能語偶一媼携至王地子遽曰此吾家故地媼亟以告盛盛喜而往問之復蠢不發一字盛怒云汝豈王皮匠也子應曰非我而誰盛驚仆尋卒所生子躁戮其家無完器乃售其宅至今相傳為兼併者之戒

孔子高曰大奸之人以泣甬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昔人詩云自從魯國潸然後不是奸人即婦人

韓襄毅公雍召友人賞雪不至仍以詩促之云南征五載不見雪今見江鄉臘雪飛老我不禁清興發故人何事負心違包含梅柳春無跡照耀乾坤夜有輝

預想狀遊須秉燭瓔瑤還襯馬蹄歸識者謂讀後聯二句即可以知公之才力事功矣

林逋詩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橋畔獨樹為橋結小廬此殆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者也

嘉定有余生者先公門人也其父與伯仲俱業屠仲出遇一僧云何不誦觀音經歸即閉關靜坐絕葷謝慾日誦千遍垂三年紅雨墮其家三日其人物不識一字特書偈後二句云忽然跳出火坑來萬事全然如夢出離其家往牛首山受戒不知所終

弘治乙丑大學士謝公木齋乞致仕薦吳文定公寬王文恪公鏊以代已言極懇至一時恬讓之風感動中外

張士誠據蘇時其弟士德為相豪占民田以益富廣產華搆玉食以取奢樂門下養士亦多有張明善者元之遺老能塡詞度曲語言諧謔士德愛之一日雪大作設盛宴張女樂邀明善咏雪明善倚筆醉題調詞曰漫天墜撲地飛白占許多田地教眾口嗷嗷喫甚的早難道國家祥瑞甚得滑稽之諫可見前輩風致如此

東原耕餘錄有弔張士誠詩云天星夜落水犀軍見吳臺走鹿群睥睨金湯空自固倉皇珠玉竟俱焚將軍只合田橫死國士嗟無豫讓聞風雨年年寒食節麥盂誰上太妃墳深有感於士誠者

侯鯖錄

東坡論茶云除煩去膩世固不可無茶然闇中損人不少昔人云自茗飲盛後人多患氣不則患黃雖損益相半而消陽助陰不償損也吾有一法常自脩之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齒間者得茶漱滌乃不覺脫去不煩刺挑也而

齒性便苦緣此漸堅密蠹病自已然率用中下茶其上者亦不常有間數日一啜亦不為害也此大是有理而人罕知者故詳述云又唐新語曰右補闕毋景傳學有著述才性不飲茶著茶飲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功歸茶力貽禍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者乎

唐李蔡國史補書宋清事云賣藥長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貶輒賣藥迎送之貧士請藥常多折養有急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亦百倍故長安有義債賣藥宋

清比楖子厚所以作清傳云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
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
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東坡在徐州參寥自錢塘訪之坡席上令一妓戲求
詩參寥口占一絕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
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
東坡云王晉卿嘗暴得耳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
答曰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
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洒然而
悟三日病良已以詩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勸性難

只得三日限成耳已劾君不劃且喜兩家皆乎善今定國所藏排耳圖得之晉卿聊識此耳

圖通禪師秀老本關西人立身峻潔如鐵壁得法於義懷禪師不肯出世作頌云誰能一日三梳頭攏得根牢髻便休大抵是他肌骨好不施紅粉也風流

王彥伯醫名既著列三四竈煮藥于庭老幼塞門而來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風者氣者各飲此皆飲而去効者各負錢而酬不來者亦不責之其晉眼長者之流歟

東坡云梁吏劉凝之爲人認所着履即與之後得所

失履復還之不肯取又訖麟士亦為隣人認所著履麟士笑曰是卿履耶即與之後得所失履麟士笑曰非卿履耶復受之士大夫出處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唐白岑遇異人傳發背方其驗十全岑賣以求利為淮南小將為高遠脅取其方然不甚効後岑至九江為虎所食驛吏於囊中得其本太原王昇之寫以傳布岑得異方秘之求利無濟人之心宜為虎食王昇之者必有善報乎

張乖崖自成都召還華山寄陳摶詩云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西歸夾路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

詩浮名

錢起投南山佛寺云洗足解塵纓忽覺天形寬庭將鏡中像畫作無生觀蓋知百骸九竅本非天形至悟眞寺詩云更聞東林磬可聽不可說與中尋覺花寂爾諸象滅蓋知妙明眞心不關諸象起於是理亦可謂超然者矣

首約三書

梅屋許先生曰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無憂無慮日日豐年〇子怨父貧兄擾弟富妻妾視豐儉為悲歡奴僕視盛衰為勤怠市道不

在門外矣○閑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闒小人諂笑如嚼糖冰爽美之後寒凝沍腹○貴畜孔鵰賤視賓客肥飼猿鹿瘦役輿臺不義而富貴者之積習也○衣垢不湔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湔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庸匠誤器器可他求庸婦誤衣衣可別製庸師誤子弟子弟可復壯乎○自己之仙眞仙也不求眞仙而求繪鍾塑呂惑矣○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電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疑○天不能家訓戶飭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天不能家贍戶給富一人以濟衆人之

貧非以賢私一身富私一家也○破瓜傷膚壞梳擿鬢色爲之變藥珍瘞身列艶靡骨心爲之安

遜志方先生曰貧國有四而荒凶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勳戚任事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於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事變而不本於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聞以權詐亡國矣未聞鄙木者之僨事也故君子尚朴而不尚華與其詐也寧木

○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好殺者殃天行也○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莞簟也故枕塊寢苫因其心之不甘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不忍佚樂也故居外次不闚樂豈制於禮而不為抑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一年之勞為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為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為之

君子之為利利人小人之為利利己〇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恒若不足故足自以為足故不足甕盎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而受也虛己者進德之基

希武顧先生曰虛靈之府神明所居不可以他物雜之他物雜之則神明不守神明不守則身無所主身無所主則危矣〇人為事遂志不可喜有不遂志不可憂其中禍福難知故也〇學者得聞至道可以忘富可以忘貴可以忘貧可以忘賤雖聞而未有得是於富貴貧賤不能不置休戚於其間也〇富貴過目

無異夢覺既覺不可復爲夢也故貧賤爲士之常富貴暫時事耳有得必有失○譽之而喜毁之而怒常人之情也惟君子不以毁譽動其情焉不知我而譽我不知我而毁我無損益於我也○人於安居時未知安也及瀕危難始知之是以君子居安而慮危則庶乎免危○凡人見理明白存心中正則陽先盛大陰精邪魅不敢干矣○知止知足自然天君安靜外物不足動矣商賈之利積之多亦必患生耕種之利愈積愈實愈安○天道之禍淫不加悔罪之人惟悔則善心生故可免○易損而難復者精也易槩而難

靜者神也。唯養氣使充。則精神庶全。精神苟全。則功名事業。皆可為之也。○士存憂物之心。惠澤雖未及物而造化兇知之。造化苟知之。則於事也吉矣。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推此一言則萬物皆被其澤矣○可止可足者求利之心。不可止不可足者進學之心。求利之心不止不足者則是衆人。進學之心不止不足者則是君子○不安求則心安。不安作則身安。身心既安。樂在其中矣○人唯除。淂。忿。躁。則。正。氣。自。然。可。養。忿躁一動。能亂正氣。孟子發浩然之氣。皆正氣也。事有忤心。不可淂已。當以義理折之。無為忿

躁所亂可也○今人姑息自恕不思進學乃為過今日有明日殊不知過一日無一日也可不思乎可不免乎○書曰天道福善禍淫禍福似乎天降之也近世為惡之人往往自投禍羅者何乎天即理也違天逆理理所不容實天使之也○深山窮谷之人多高年者嗜欲少故也○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天地不能自足而能足於人乎○博學而無要空言而無實是亦何補於世乎○慎密者士之吉德也不出户庭故無咎○吉人常夢為善凶人常夢為惡人之脩身正心正要夢中亦不妄為

康齋日記

知止自當除妄想安貧須是禁奢心○壁間大書云力除閑氣固守清貧○峡中稼穡途中甚適人苟得本心隨處皆樂窮達一致此心外馳則攪擾不暇何能樂也○人須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脚住克治粗暴使心性純然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物我兩忘惟知有理而已○人之病痛不知則已知而克治不勇使其勢日甚可乎哉志之不立古人之深戒也○眼前隨分好光陰誰道人生多不足○看韓文倦睡夢中恍思少年日月不勝感愴而醒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

日負於初心信扎○得便宜是失便宜失便宜是得便宜○胡文定公云世事當如行雲流水隨所遇而安可也○毋以妄想戕真心客氣傷元氣○料得人生皆素定空多計較竟何如○天意順時為善計人情安處是良圖○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立脚人○彼以慳吝狡偽之心待我○吾以正大光明之體待之○於事厭倦皆是無誠○高卧閑窓綠陰清晝天地何其闊遠也

白沙遺言

拯民水火之中惟恐其不早也貪官汚吏侵漁百姓

甚於盜賊此而不除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天
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誠之至者其動也速才之周
者其治也廣才與誠合然後可成也○其晦也不久
則其光也不大其詘也不甚則其信也不長物理固
亦有然者矣○百錢自喜貧者說金學能以此自檢
其過人遠矣○虛己其難乎若能克去有我之私當
一日萬里矣○需者事之賊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可
也○羅浮之遊第恐心有所往情隨境遷則此樂亦
未免俗樂耳○平生問學一事極索理會不可悠悠
人一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日與遂遂者

伍耶○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非止疾痛之為心害心寓於形而為主主失其主反亂於氣亦疾病之所由起也今人惟知形體之為害而不知歸罪其心者多矣心之害大而急者莫如忿爭○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檢今處一家之中尊卑老少咸在纔點檢着便有不由已者抑之以義則咈和好之情於此處之必欲事理至當而又無所忤亦甚難矣○古之為士者急乎實之不至今之為士者急乎名之不著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自古進退不決於內則其形於外依違可否之

間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人氣禀習尚不同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其非使其見得是處決不至以是為非而毀他人此得失恒在毀人者之身且安知已之所執以為是者非出於氣禀習尚之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議我者乎○苟未得如顏子之無我未免是已而非人○則其失均矣○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為大死生之為變而况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詘信予奪之間哉○夫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益之求弊弊焉終其身而不知悔惜哉

景行錄

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有聖賢氣象○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戕生之本○以衆資己者心逸而事濟以己禦衆者心勞而怨聚○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無有不由己者○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責人者不全交自恕者不改過○節食養胃清氣養神口腹不節致疾之由念慮不正殺

身之本驕富貴者戚戚安貧賤者休休所以崇公千
駟不及顏子之一瓢○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
身不可不憂形不勞則怠惰易弊身不憂則荒淫不
定故逸生於勞而常休樂生于憂而無厭逸樂者憂
勞其可忘乎○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
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日費千金為
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者幾千百人處眇軀以
廣廈何如庇寒士一席之地乎○夙興夜寐所思忠
孝者人不知天必知之飽食煖衣怡然自得者身雖
安其如子孫何○歷已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

利可共而不可獨謀可寡而不可衆獨利則敗衆謀則泄○保生者寡欲保身者避名無欲易無名難○溺愛者受制於妻子○患失者屈已於富貴○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君子○王荆公云莫大之惡起於斯須之不忍一言一動毫釐不忍遂致數年立脚不定○邵康節云或問希夷求持身之術希夷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蘇黃門去衣冠佩玉可以化强暴深居簡出可以卻猛獸定心寡欲可以服鬼神○盛名必有重責大巧必有奇窮○張無盡見雪竇敎以權稱

之說曰事不可使盡勢不可倚盡言不可道盡福不可享盡○氣字要老成近厚不要有芒角防有缺挫缺折○人於夜間思慮百端及明旦則一事不可行蓋人臥則血氣橫放所思皆私意乎旦清明則慾淨理藏為如所思皆妄也前人有惺惺枕頭鶴實面盤之喻○甚愛必甚費甚譽必甚毀○甚喜必甚憂甚藏必甚亡○禍莫大於縱己之欲惡莫大於言人之非○定心應物雖不讀書可以為有德君子○承平日久養壞人材膏粱中必無賢子弟人心高隔了無限好事○事有垂成而復敗者或者惜之非也得之本

有失之本無○觀朝夕起卧之早宴可以卜人家之興替○氣清則心清心清則神清神清則變化無方矣

九沙山人萬表曰灼艾續集者續灼艾集而錄也山人往寓金陵嘗因灼艾閱諸說而有集矣嘉靖甲午承乏督漕舟行閒暇乃取昔所未閱者而閱之隨意漫錄復成帙焉益覺夫義理之可悅而龜鑑之在是也謹識

灼艾續集卷之二終